

16: 28



革命回忆录选

第一集

革命回忆录选

第一集

中共安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前 言

河南省安阳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就有了党的活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在安阳等沿铁路几个县和东部南乐、清丰、内黄、濮阳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后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和太行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不朽的功绩，已载入了革命史册。

我区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在中共安阳地委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来的积极努力，现已搜集到一大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资料和革命回忆录，这是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教材。为了给研究编纂地方党史提供参考资料，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把对本地区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选编为《革命回忆录》，分集成册，作为内部资料，陆续印发。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失教以及有些同志对某些事件记忆不一定精确，因而在事实的准确性上就可能发生问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一时也难以完全统一。对此，我们一般都

尊重作者各自的意见，留待继续核实，力求达到统一。在目录编排上，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在选编《革命回忆录》工作中，受到许多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经验不足，欠缺之处一定不少，诚望革命的老前辈、老同志，各级领导和党史资料征编工作者予以指正。

中共安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徐向前同志回忆在安阳期间的革命活动

-徐向前同志办公室整理 (1)
- 杨介人同志的革命活动..... (2)
- 安阳党组织的早期活动情况.....马 载 (8)
- 直南沙区党组织早期活动的情况.....赵纪彬遗作 (19)
- 直南五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安 明 (26)
- 直南沙区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斗争

——回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

- 直南革命斗争片断.....王从吾 (48)
- 忆从井店到冀南特委.....喻 平 (61)
- 豫北沙区革命斗争的一段回忆.....刘玉峰 (68)
- 豫北沙区革命斗争的一些回忆.....张增敬 (81)
- 忆在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情况.....王卓如 (91)
- 鱼水情深.....陈少敏遗作 (97)
- 在中共冀南特委的一段回忆.....高克林 (105)
- 忆在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的工作情况.....张桂英 (109)
- 濮阳盐民斗争.....王从吾 高克林 张会之 吴宝合 (117)
- 姚家暴动

——我在濮阳两门一带领导农民运动的回忆

-田 园 (129)
- 关于滑县革命运动和建党过程的一段回忆.....聂 真 (145)
- 我青年时代在滑县工作的回忆.....郭卫人 (154)

红旗飘在濮阳

——回忆在濮阳坚持革命斗争的时候……刘晏春遗作（158）

受熏陶酷爱祖国 为革命传播火种

——回忆青年时代的活动……管守律（178）

忆清丰地下党活动点滴……阎之青（192）

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断回忆……徐运北（197）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沙区的活动……平杰三（210）

直南沙区党组织的建立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刘汉生（219）

唐哲明同志与直南四支队……阎之青（235）

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安明（241）

战斗在鲁西平原上……曾思玉（253）

记“九·二七”突破日寇的“铁壁合围”……曾思玉（279）

抗日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何高民（289）

护送邓小平同志去延安……姚蓝（297）

忆刘晏春同志……刘培岑（311）

怀念晁哲甫同志……（327）

忆革命和尚吴德馨同志……史向光 常耕民（337）

被俘脱险记

——忆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大扫荡中……成润（348）

智取司老华……刘汉生（360）

嘴里千军万马 心中分寸尺度

——回忆在濮阳八路军办事处

工作时的情况……王鹏程（372）

故乡的战斗……付学阶（381）

路……郝生辉（399）

徐向前同志回忆在安阳期间的革命活动

徐向前同志办公室整理

一九二五年夏，我们几个山西同乡被派到国民第二军。我和孔兆林、赵荣楨、白龙亭先在军教导营任政治教官，主要是宣讲三民主义。“五卅”惨案后，全国爆发了反帝运动。我们常到中学、六河沟煤矿去活动，动员大家起来革命。在安阳曾开过一个大会，场子很大，有一些上海来的学生参加，搞得很热闹。

我记得罗任一同志，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是中学教员。有一女中学生叫刘习英，家里是地主，我们还常到她家里去吃饭。后来她和罗任一结了婚。解放后还见过罗任一，他好象是搞历史研究。

六河沟煤矿工人运动很活跃，有一领导人我认识，现在不记得名字了。

我们还曾介绍了几十个中学生去广东考黄埔。那时军校需要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在东江斗争时，有一个姓陈的营长就是那时介绍去的学生。这个人的名字忘记了。

我在安阳的活动时间很短。

杨介人同志的革命活动

杨介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河南省沁阳县崇义村人。他幼年上学，因家境贫寒，曾在武陟木栾店职业中学读书。于一九一九年赴欧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从法国到苏联，在莫斯科上了一年多大学。一九二三年回国后，负责京汉路邢台至新乡的工运、学运工作。他是安阳党组织的创始人。

当时，党活动的基本队伍是在铁路工人中，以彰德来说是从机务段的党小组发展起来的。杨介人亲自在机务段组织了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又在车务方面和铁路西振兴铁路工厂分别组织了党的小组。他建立了这些组织后，就向学校发展，和省十一中学教务主任罗任一相识后，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底介绍罗入党。

“五卅”后到七、八月间，在十一中学学生中陆续发展了近十人入党。

除彰德外，在六河沟、焦作等煤矿工人中也都经杨介人组织了党的小组。他在六河沟时，大部时间是在矿井下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因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他要负担许多繁重的工作，联络、开会常常是他亲自搞。他工作谨慎、细致，周围的同志都诚心诚意地接受他的领导。他生活俭朴，工作艰苦，深入群众，住在工人家中，和工人同患难共甘苦，在工人、学生中威信很高。

二五年六月间，杨介人在焦作组织了煤矿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斗争，运动搞了两个星期，把英国人赶走了，斗争取得了胜利。

八、九月间，他又搞了六河沟的工人运动，这次比焦作搞得更好。先是从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开始，之后就逐步转为政治斗争，要求资方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六河沟煤矿工会存在了很久，实际斗争锻炼出了一支坚强的工人队伍，使他们认识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同时鼓舞了京汉路的工人斗争情绪。

“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全国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给青年学生指出了只有起来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党的任务是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革命活动。在杨介人等发动下，组织了“安阳各界反帝大同盟”，工农方面杨介人，士兵方面徐向前，学生方面陈辑五、田坤元，教师方面罗任一、赵春珊，领导各界群众在高阁寺广场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反帝大会。会上，杨介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愤怒地控诉了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国人民的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募集捐款以声援遇难的同胞与慰问烈士的家属。一九二五年暑假，由杨介人、罗任一等负责在十一中学组织了学生政治军事训练班，号召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技术。王若飞、徐向前都曾担任政治与军事课。军事课除学习基本动作外，还在茶店坡作野外行军与遭遇战的演习。在此基础上，动员爱国青年到广东参加革命军政训练，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先后送到黄埔军校去的有三批人（黄埔四、五、六期），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安阳的郭声镛、陈辑五、马存汉、田坤元、阎虎臣、高万选、郝建勋等。为了响应国民革命

军北伐贯彻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杨介人要罗任一同国民党省党部刘积学接洽，成立了彰德国民党县党部，杨介人就住在县党部里，铁路工人和六河沟工人常到这里开会，国民党县党部实际上成了共产党办事机关，在这里领导着整个地区的工运、学运和农运工作。

一九二六年，杨介人到广益纱厂（现豫北纱厂）帮助成立工会，并与六河沟纠察队联系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当纠察队来厂时，如果工人反映哪个资本家和职员对工人最坏，纠察队就拿着小藤子棍找着他，指着头叫他承认不再欺压工人。王鲁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不答应，工人就停车不生产。二六年春节，纱厂工会领导工人开展了反饥饿斗争，停产罢工，吓得资本家关门逃往天津。在党的领导下，纱厂虽然倒闭了，但工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停工后仍组织一部势力与留厂的资本家代理人作斗争，要求发放工资。资本家借口亏本无钱，不给工人工资，工会就采取一边同资本家斗争，一边让工人把厂里的飞花、烂棉纱、砖瓦、树木卖掉维持生活。广益纱厂工运活动非常活跃，成为安阳工运活动的中心，这与杨介人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工运、学运的高潮也促进了农运的迅速发展。在一九二六年秋季，杨介人除集中力量领导城市工人、学生运动外，还亲自深入到封建地主阶级剥削最严重的当中岗、众乐等村发动贫雇农组织了“农民协会”与“抗袁联合会”（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抵抗袁世凯后裔的高额地租的一种组织）。当中岗村的“抗袁联合会”集中在村东头庙上，支起了大锅，庙门口树起了“抗袁联合会”的大旗，并组织了四、五十人的农民武装，队长王有荣。袁家催租子的狗腿看见“抗袁联合会”五

个大家就被吓跑了，没敢催粮。“农协”的声威威慑着封建地主阶级，有力地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也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国共分裂。安阳反共、反革命的逆流随之而来，在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争得的政治、经济权利遭到了剥夺，在革命的严重关头，党内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开始动摇起来，个别人竟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九二八年冬，党的活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反革命分子王子恭和叛徒韩冰如的破坏，杨介人、陈辑五、阎虎臣三人先后被捕，解往开封。杨介人经多方营救出狱，出狱后，回到家乡，以教书为名，继续作地下工作。大约到一九三二年左右在天津又被叛徒出卖被捕。天津军阀头子宋哲元，把杨介人押到保定监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斗争，于一九三六年殉难，时年三十八岁。

杨介人同志是安阳党组织最早的领导人，在安阳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形成熊熊烈火，炽烈的火舌吞噬了帝官封在安阳的统治，迎来了今天的新安阳。当我们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缅怀已经离开我们四十五年的杨介人同志的革命业绩，学习他无私无畏、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将会鼓舞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此文转载安阳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一期）

安阳党组织的早期活动情况

马 戟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列强侵略中国一年比一年凶恶。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仅赔日寇白银达二万万五千万两。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仅日寇在天津一处抢掠所得即有二百万两白银之多。当时的卖国政府只会割地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袁世凯又答应了日寇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变本加厉侵略中国，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当时国内正是军阀混战连年不息的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只知道欺压百姓，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就予纳完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的钱粮，加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府对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勒索，民团是公开的官匪，县府衙役到村里催粮派款，还得好茶好酒招待，交不上钱粮，即被捆绑去毒打。因此卖老婆卖孩子的年年不断，真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有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沦为匪徒。

当时偷窃之风盛行，土匪如麻。单个人挖墙偷盗的，成群结队把数块瓜果地或几亩庄稼地一夜全部偷割的事经常发生。

更有土匪以绑架人为生，他们把人绑架走（俗称“架票”、“绑肉票”），随后写个条子，写明某日送大洋多少，到某处交某人，把被绑去的人赎回，到期不送大洋，就把“肉票”“扯了”（制死）。被绑架的人常常因钱不能按时送交而被杀害，即使被赎回来的人也有冻掉手脚或染上一身疮疥的。因此，家家防贼，夜夜防盗，人民不得安宁。当时的官府、民团名义上也剿土匪，实际是抓些饥民斩杀。那些以匪为职业的大土匪，往往和官僚恶霸、土豪劣绅互相勾结，互通消息，相互为利，官府民团是土匪的有力支柱，所以土匪越剿越多，越杀越凶。

那时灾荒接二连三。一九一八年是大旱灾，久旱无雨，天刮大风，白天刮得行人无法走路，晚上刮得人们睡不着觉。草木焦枯，庄稼无收，人们把树叶、树皮、树根都吃光了，有人在抢白土吃，有的饿死了，还有人把死人煮着吃了。到了一九一九年夏天，接连下了几天倾盆大雨，洪水泛滥成灾。特别是县东部变成了“泽国”，地里的庄稼和家里的东西都被洪水冲走了，房倒屋塌，人们扒在木板上、箱子上，有的爬到屋顶上，妇女哭孩子叫，惨不忍睹。官府也不管人民死活，人们只好十人一起、二十人、百把人一起外出逃荒。老人、妇女、儿童，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形如枯柴，而财主家的粮食吃不完，连狗吐出来的也是米饭。

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打架的风气很盛，穷人和富人打，富人和富人打，以及兄弟妯娌之间打，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死伤的事情不断发生。道姑、巫婆、神汉也闹得很凶，三姑六婆到处招摇撞骗，胡说大树、石头有神，坟里背道有鬼，闹得人们不得安身。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北洋政府的卖国，军阀割据混

战，文官刮地皮，土豪劣绅逞霸，民团土匪逞凶，盗贼横行，社会秩序混乱。总之，中国到处被黑暗笼罩着，到处是人民痛苦的呼声。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全国人民以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的反帝爱国主义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就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把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汇成一股巨流，要求民族解放的呼声更高涨，革命力量逐渐壮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进步书报刊物也纷纷创办，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鲁迅编辑的《响导》、《中国青年》、《创造月刊》、《中国建设》以及国家主义派的《醒狮》等，对青年影响很大，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书籍及他从事民主革命的事迹广为宣传，对青年学生有很大的鼓舞。各地爱国学生为了反对卖国贼，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到街头巷内集会演讲，提倡将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男人剪辫子，妇女放脚，以及破除迷信等都搞得热火朝天。

(二)

我原名马存汉，字再。存汉这个名是上高小时校长给起的。意思是要中华民族强盛起来，永远繁荣昌盛。“再”的意思是意志坚强，再三再四永不退缩，非达到目的不可。参加抗日战争之始，将“再”字写成“载”。

我在学校学习，知道了国家大事，什么曹汝霖、陆宗輿等卖国贼的罪行，什么袁世凯答应了日本鬼子提出的灭亡我国的

二十一条，什么英、美、意、日等列强抢占中国领土等等。激起了我的爱国热情，所以我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天天拿着剪子在城里的大街小巷见有辫子的人就剪辫子，手被剪刀磨破了，用布包扎起来继续剪。在示威游行中讲演、喊口号，嗓子哑了，还要讲还是喊。

一九二四年在我中学将要毕业的这一年里，考虑着自己的将来：毕业后做什么事？做什么样的人？同学们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想当什么科学家、实业家、学者或医务工作者，认为不管谁家的天下，总是有用的；另一种认为上学就是为了认识人，拜把子、结金兰，交往有钱有势的同学，凭这个关系不愁没事做；第三种是自己家庭有财有势，将来升学做官都不成问题，学与不学闹个文凭就行；第四种认为自己没财没势，又不愿意去迎奉有财有势的人，上大学供不起，因而想找个波动不太大的事情，当个教员或工或农或商，能够生活有饭吃就行；第五种是亲眼看到国家贫弱，人民受苦受难实在忍无可忍，立志改变这种状况。同学们在漫谈中，常说谁有兵权，谁就能够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业，汉武帝是这样，元朝忽必烈也是这样。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现有的一些军阀身上。把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一一议论一番，认为胡景翼比较好，他是同盟会会员，又同孙中山共同闹革命，而且他支持学生运动，并招收爱国学生成立了学生队、学生军。所以我下定决心，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对家庭来了个不辞而别，就到开封参军了，成了胡景翼的学生队队员。

后来母校同学来信讲，黄埔军校是真正的爱国救国的学校，要救国就到广东去，个人和国家的出路就是这一条。这时开封也正有黄埔军校派来的人在此招生，我就第一个前去投

考。我和中学时的同学郭声镛（安阳西郊大坡村人，后在广州暴动牺牲）、世升、坤元、天叙、金泉、汝舟、忠信、俊林、辑吾是这一年在开封第一批录取的学员。我们怀着无比畅快、无比兴奋的心情，乘火车到上海，又乘轮船到了广东黄埔军校。

（三）

黄埔军校，名称是军事政治学校，我是第四期学员。在军校，我系统地受到了党的教育，学习了《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浅说》、《唯物辩证法浅说》、《马克思主义ABC》、《资本论》等书，还阅读了《响导》、《中国青年》、《创造月刊》、《中国建设》等杂志以及革命小说《少年漂泊者》、《不走正路的安重生》等。开始了解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中国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基本原因，知道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说出了劳动人民的“理”，说出了劳动人民的心里话；懂得了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和民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才是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人生观；明确了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道路。通过学习我的眼光亮了，心里的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心情愉快了，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的胜利信心坚定无疑了。虽然这时自己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常和共产党员王世英、王余善、祝文焕、石磊、赵侗、陈辑吾、田塍等同学探讨革命理论，他们也给我介绍看什么书，个人应该如何努力。

在革命的发源地广州，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是不一致

的，在军政学校内，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真正的革命派，革命意志非常坚决，有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也有假革命派。两条道路斗争很激烈，也不断变化。代表大官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派，他和汪柏龄（教育长、副校长）支持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等组织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欺骗群众，培植、拉拢私人势力。为了打击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真正革命派，一九二六年他们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公开反苏清党，并提出共产党员不准跨党。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英勇顽强，屡战屡胜。在北伐军拿下南昌以后，蒋介石终于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大革命失败。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使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同志被杀害。

我毕业后分配到省港工人教导团任排长，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调到第二教导团任连党代表。这时我听到王全善同志牺牲的消息，又听到优秀共产党员肖楚女、陈延年、熊雄等领导同志被追捕枪杀的消息，甚为沉痛和愤怒！

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二军教导团从广州出发，四月进入湖南郴县，正遇特委书记任卓宣（叶青）叛党。后来到了武汉，在街上见到声镛、金泉、世升、慧俭等人，也听说同学汝舟得病回家，万选、坤元在河南同军阀作战，忠信、天叙在南京蒋介石部队里。

这时正是国共两党分裂，陈独秀指示工人、农民缴械，大革命失败了。此时，我接到调令到南昌前委分配工作。这时见到刚刚从南昌起义回来的陈辑吾同学，他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被冲散了，我回到汉口，九江国民党反动军队张发奎